

# 孟子集註

三

漢書門			
一	二	五	九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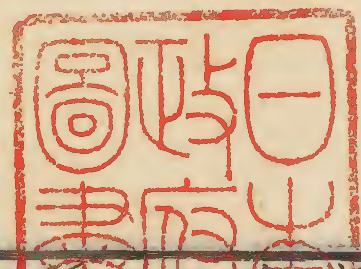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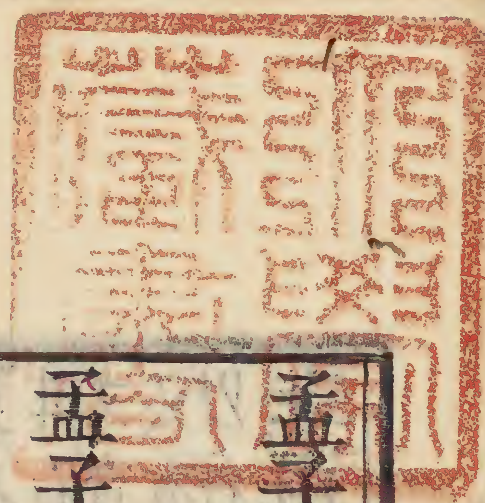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二	一	五	九
七	〇	五	九
六	冊	號	類
函			
二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9
冊數	10 ( 9 )	
函號	276	39

新







孟子卷之四

離婁章句上

凡二章

朱熹集註

文庫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音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天下之法度也

五

卷四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王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聞而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係。麟趾之意。然後可。詩云。不愆不忘。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聖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以仁心仁聞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  
行先王之道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  
於衆謂貽患於下也播惡上無道揆也下無法  
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  
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  
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  
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  
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  
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故曰  
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喪無自矣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  
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  
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  
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猶沓沓也  
○沓沓即泄泄之意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蓋孟子時人語如此非詆故曰責難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故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  
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孟子曰。規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欲為君盡君道。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堯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舜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孔子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暴其民甚則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屬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友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 ○恆常也雖常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參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之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遠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此處置得。○孟子曰。天下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亡。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如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  
 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  
 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  
 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  
 此類學者皆當思其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  
 作爲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  
 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  
聲○詩大雅文王之  
 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  
 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  
 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  
 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  
 數不但十萬而已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  
 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  
 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  
 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  
 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今也欲無敵於天下  
 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  
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  
 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  
 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孟子曰不仁  
 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  
 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  
災同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蓄者不知其為危蓄而反以為安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致。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理此類。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自取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存亡之著禍福。○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民矣。得民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走音奏。○曠，廣野也。言民之所



以歸乎此。以其所故為淵。鰕魚者，獺也。為叢，欲之在乎此也。  
 鷖者，鷖也。為湯武。鷖民者，桀與紂也。  
與驅同。獺音闢。鷖與雀同。鷖諸延反。○淵深也。鷖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鷖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並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

不可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得矣。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可也。自棄其身者，不可也。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可。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下愚之不移也。



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曠安

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

○此章言道本固而有而人自絕之是也○孟

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爾古字通用

○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

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

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

其上的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

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

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

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

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

而無偽人道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



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  
 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  
 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孟子曰  
 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孟子曰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  
 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  
 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  
 故伯夷太公來就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  
 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  
 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  
 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  
 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  
 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以圖天下者其意  
 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  
 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  
 言也。大國五年。○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  
 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  
 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  
 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由此  
 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  
 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愷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曾中不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於度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子眊焉。眊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



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

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

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

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公

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

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

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古者易

子而教之，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也。父子之間

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明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

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

大也。事親為大，事君為次也。事君為次，事父母為大。

事父母為大，事君為次也。事君為次，事父母為大。

事父母為大，事君為次也。事君為次，事父母為大。

事父母為大，事君為次也。事君為次，事父母為大。

事父母為大，事君為次也。事君為次，事父母為大。



天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矣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以爲孝矣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

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入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行政之失不足與字。非間，惟有大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不正，以歸於正。而與不仁耳。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孟子曰：我三見齊王而不待乎事，門人之外也。昔者孟子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事。門人之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也。虞，度也。呂

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後言，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可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



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始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以此責之。曰。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啜也。餽昌悅反。徒但也。餽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智之實知  
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  
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樂斯樂  
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  
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  
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  
從兄之意則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  
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  
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足蹈而不自  
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  
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  
之密而樂○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  
之深也

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  
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  
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  
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  
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  
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舜  
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  
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  
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  
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無以順乎親  
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  
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  
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



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家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

豐鎬今有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

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王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

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先聖後聖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美

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

惠而不知為政正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

正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

正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

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

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汙水有橋

梁則民不患於徒涉。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

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

者眾豈能悉以。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

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

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

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

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參養之恩

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

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也。王曰禮為

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

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曰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導之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守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以有為。無所不為。○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  
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  
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  
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  
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  
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  
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  
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  
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  
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  
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  
優游厭飲於其閒然後可以自得若急迫求  
之則是私已而已○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終不足以及得之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  
約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  
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  
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  
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入之嚮○孟子曰  
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子曰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  
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  
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  
同未可知孰是疑○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  
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  
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  
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下人  
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苟  
 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  
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  
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  
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  
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躒等于譽之病  
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  
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

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  
 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  
 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之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  
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  
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  
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  
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  
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  
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事物  
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  
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  
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  
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



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存者能之○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皆去聲○酒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湯執中立賢無方中者無過不及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惟文王視民如傷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武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忘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

忘德之盛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仁之至也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

旦也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

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

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

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

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

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

非也聖人○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亦無不盛

亡然後春秋作

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元年



實平王之四也。晉之乘。楚之檇。魯之春秋。一

也。乘去聲。檇音逃。杙音兀。○乘義未詳。趙氏

時行。事而名之也。檇。杙。惡獸名。古者因以為

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

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

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其

三書之名也。○其所記。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

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

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

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

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

事也。而其義則定。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

法也。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

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孟子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孟子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孟子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孟子曰。君子之澤。五



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

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蓬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

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也。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濤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

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而然。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並去聲。○天下之

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

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自利則害於性矣。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

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

者公行子齊大夫。夫。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

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

簡驪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

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

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泄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曰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存心以仁，禮存心以禮，存心以仁而不忘也。是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入者，人恆敬之。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放此。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自反而忠矣。其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禹稷當平世。二過。



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前篇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

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公都子曰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

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也。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

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



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會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會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會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實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會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  
 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子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

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矚

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矚古覓反○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

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

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

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

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東郭墦聞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施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關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怨習也施施喜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其人何以異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

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

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仁覆閔下謂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

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

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愬苦入反。共平聲。○長息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

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也。對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離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離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謀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威皆也。績功也。舜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林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林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

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不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罔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圍。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庠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



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  
 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  
 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  
 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  
 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  
 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庠，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

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  
 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下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咸丘蒙問曰：語  
 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  
 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  
 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  
 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  
 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  
 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覺。舉。覺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鬼降。故古者謂死為祖。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也。音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編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咸丘蒙之說也。

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非一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之私有故也。

與之。萬章問而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諄。詳語之貌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以與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  
乏之意耳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  
 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上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  
 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  
 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  
 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  
 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  
 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  
 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



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

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

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

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也。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舜之相之相並去聲○堯

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肖而舜禹

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

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

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

言之謂之天自一人言之匹夫而有天下者德

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

天子薦之者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

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夫之所廢必若

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

者其先世皆有大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

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

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

不有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

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

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

亳相王皆去聲艾音義○此承上文言伊尹

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

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謂歲為年湯

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

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

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周公

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卷五十一



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

言周公所以不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子則與子知

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萬章問曰人有言

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

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

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

者說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

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

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

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湯使人以幣聘之器

鬻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畝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器五高反又

器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

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

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



身而已伊尹豈肯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以割烹要湯哉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

未聞以割烹也非實以是堯舜之道在此而

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

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

得而子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之意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

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

攻桀無道由我○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

始其事於毫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

主癰疽於齊主待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

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

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

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

喜造言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

事之人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

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

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待人

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雝如字又音犖○顏雝

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

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

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

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臧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臧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癰疽侍人之事乎。○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觀其所為。主與其所。○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音食。

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于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名。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號皆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號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汗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

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章凡九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朝。○橫謂不循法度。頑者



無知覺廉者有分辨儒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夫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  
 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  
 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  
 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  
 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漬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  
 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  
 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遲楊氏曰孔子欲  
 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  
 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子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德，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

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

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

金鐘屬聲，宜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

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

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

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

之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偏於一而

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知偏於一而

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

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訕然也。

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罇鐘以宣

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宜以

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

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

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

古樂經之德，無不也。金聲而玉振，始終條理，

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始終條理，智

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

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

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

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

三子之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

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

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

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北宮錡問曰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

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天子一位公一位

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

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

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天子

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天

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

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



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倍之也四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八百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四百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十人至五人庶人在官者田百畝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籍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六百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  
 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  
 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田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惠公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云則入。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

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用下敬上謂之貴貴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也

曰卻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



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饋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諫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敬書作憇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瞽無凡民二字諫怨也言殺入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政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下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可知。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



知是也。光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孔子有見行可之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也。衛靈公君養賢之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又受以行矣。而不言其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

孟子書

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孟子曰。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其所居但當如此。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擊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孔子嘗為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所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粟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



不悅於卒也。撫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撫音杓。使去聲。○  
 塵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塵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役，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嘗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

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質與贊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名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名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名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名與？齊景公田，聲名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名之意。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



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人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萬章曰孔子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君命名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之也與平聲○孔子若以其官名名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文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

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

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

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文

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

為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

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

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

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

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

得已而至。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曰。王勿異

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王色定。然

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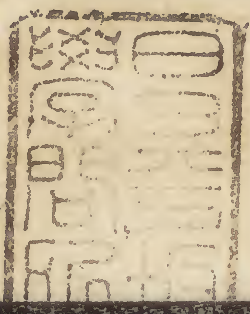
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

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

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

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

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執一論也。



嘉慶壬申







